

# 我爱那“昼开夜合”的合欢

陈书鸿

合欢花,又名绒花、马缨花,它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其如丝般蓬松的花序。但我实在是记不起来第一次见到合欢花,是在什么时候了,似乎是很小的时候吧。其实,那时候我还不认得它,更叫不出它的名字,只觉得那树上的花,开得奇怪,又好看。是那种粉粉的、茸茸的一团,像谁家小姑娘衣裳上的绣球,又像戏台上旦角儿鬓边的绒花,软软的,轻飘飘的,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了似的。后来才知道,这就是合欢花。

我总觉得合欢花有些特别。它是一根一根粉色的丝,从一个小小的绿蒂里迸出来,向上,向外,蓬蓬松松的,像一个粉色的、迷离的梦。你远远地看,满树都是那样的绒球,衬着那羽状的、绿得鲜亮的叶子,真是好看极了。那绿,是那种嫩嫩的、浅浅的绿,一丝儿也不沉重,仿佛是刚用水洗过似的,亮晶晶的;那粉,也是淡淡的、柔柔的粉,像少女颊上的红晕,怯怯的,又是欢喜的。这两种颜色配在一起,有种说不出的和谐,说不出的清爽,教人看着,心里头的烦闷也消了几分。

你若是走近了看,便更觉着它的精致了。那一根根细丝,顶端都带着一点小小的、黄黄的蕊,像是给这粉色的扇子缀上了金色的流苏。微风过处,满树的绒球便轻轻地摇动起来,像是在一起一伏地呼吸。那真是一种温柔的、含蓄的姿态,不像桃花那样热烈,也不像荷花那样清高,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,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景致。

然而,合欢花最妙的,还不是因为它的花,而是因为它的叶子。我起初并不在意,后来听人说,它“昼开夜合”。为此,我这才留了心,特地去看。果然,白日里舒展得平平的、像两排小小的梳齿般的叶片,到了黄昏时分,便慢慢地、成双成对地闭合起来,仿佛是困倦了,要睡了。它们就那么相依相偎着,静静地度过一个夜晚,等到第二天清晨,再随着日光重新舒展开来。

看着这样的叶子,我心里忽然

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感动来。他们懂得在夜晚来临时彼此依偎,懂得在晨光中一起醒来。这不就像人世间那些恩爱的夫妻、和睦的家庭么?白日里各自忙碌,夜里便回到一处,互相温暖,互相扶持。这样想着,再看那树,便不单单是觉得好看了,更多了一层温厚的、暖人心的意味。

难怪古人要叫它“合欢”。这个名字起得真好,好到不能再好了。“合”是聚合、在一起的意思,“欢”是快乐、欢喜。合欢,便是聚合在一处的欢喜。这样的欢喜,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、转瞬即逝的快乐,而是一种绵长的、沉静的、像溪水一样缓缓流淌的幸福。它不需要言语,不需要表白,只是在夜里悄悄地合拢叶子,就已经胜过千言万语了。

古人是懂得这个意思的。嵇康在《养生论》里说,“合欢鬪忿,萱草忘忧”。意思是说,合欢能让人消除心中的愤怒,萱草能让人忘却忧愁。所以古人在庭院里种上合欢,取其“和合”之意,希望家庭和睦,没有争吵。也有朋友之间赠送合欢的,那便是希望两人之间的情谊长长久久,和和美美。这真是再风雅不过的事了。一株树,不仅仅是一株树,还承载着这样美好的祝愿;一朵花,也不仅仅是一朵花,还寄托着这样深挚的情感。

后来读诗词,我又读到纳兰性德的句子:“惆怅彩云飞,碧落知何许。不见合欢花,空倚相思树。”心里便是一动。这合欢,原来还和相思连在一起。想想也是,那昼开夜合的叶子,日日夜夜地开合,不正像是思念一个人时,那颗反复辗转的心么?白天看着是好好的,一切如常;到了夜里,思念便像潮水般涌上来,将人淹没。彩云易散,好物不坚,合欢花也有凋谢的时候,可那相思,却是绵绵无尽的。空倚着相思树,看那花开花落,心中的那个人,又在何处呢?

我忽然想起老家的院子来了。那院子里,也曾有过一株合欢的。是爷爷年轻时候种的,到我小时候,已经很高了。夏天的时候,爷爷总

爱在树下放一把藤椅,躺在上面乘凉。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,洒在他花白的胡子上,一闪一闪的。奶奶便从屋里端出绿豆汤来,放在树下的石桌上,晾着。有时候,一朵合欢花落下来,轻轻地,落在奶奶的鬓边,她也不去拂,只是微微地笑着,继续做手里的针线活儿。

那样的日子,真是安静得像是凝固了似的。蝉在树上叫着,叫得人有些疲倦;合欢的叶子在风里轻轻地摇着,摇得人心里软软的。爷爷和奶奶,一个躺着,一个坐着,也不怎么说话,只是偶尔交换一个眼神,或者一个淡淡的微笑。我想,他们之间的那种感情,大概就像这合欢一样吧——不需要轰轰烈烈,不需要海誓山盟,只是在漫长的岁月里,日日夜夜地相依相偎,昼开夜合,安安静静地,便是一辈子了。

后来爷爷走了,奶奶也不怎么到树下去了。那株合欢,还是年年开花,只是那满树的粉色绒球,在我眼里,似乎也没有从前那样热闹了。再后来,老屋拆了,那树也没了。每到夏天,看到别处的合欢,我总会想起那个安静的院子,想起藤椅上的爷爷,想起鬓边落着花的奶奶,想起那碗在树荫下晾着的、清甜的绿豆汤。

草木也是有情的。你对它好,它便对你好;你想着它,它便也在某个地方想着你。合欢更是如此。它懂得“合”,懂得“欢”,懂得在夜里闭合叶子彼此依偎,也懂得用满树的繁花抚慰人心。它像一位温厚的、不多言语的长者,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你生命的路旁,看着你来,看着你去,不言不语,却什么都懂。

此刻,夕阳已经沉沉地坠下去了,天边还留下一抹暗红的余晖。合欢的叶子,已经渐渐地合拢了。它们是那样从容,那样安静,一点儿也不着急,仿佛这一天结束得刚刚好,仿佛夜晚的来临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。明天,当第一缕晨光照在它们身上的时候,它们又会舒展开来,迎接新的一天。

诗 品时空

## 半夏荷影

赵主明

半夏风微水漾金,  
青盘捧露韵清心。  
荷影不随流光改,  
犹伴斜阳送晚吟。

## 行香子

### 荷塘清趣

叶自武

十里横塘,一水风凉。  
正田田、翠盖初张。  
红衣半卷,素影微茫。  
有蛙儿鼓,蜓儿立,梦儿藏。

闲来独坐,炎天情长。  
任浮生,多少匆忙。  
此心澄澈,何必禅堂。  
看波间韵,叶间露,蕊间香。

## 荷花

金庆新

我喜欢你  
就把你装进我的微信图里  
朝暮相对  
神髓含馨

我在荷塘边行走  
成了你的映照  
你叶如伞盖,无拘无束  
开得浪漫、坦荡、优雅

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  
有种从繁杂中抽身的姿势  
无边的绿,清苦的香  
温柔地弥漫开来

## 浣溪沙

### 雨荷

江声中

万顷荷盘沐晚风,  
跳珠溅作咏玲珑。  
素心遥寄水云东。

香袅烟销听鹭语,  
凉生翠袂认星瞳。  
人间何处不空濛。

## 海浪 麦浪

蔡厚炳

偶睹大海  
无限遐想  
与湛蓝海水相拥  
久违的诗和远方  
冲撞着滚烫的血脉

海浪滔滔 海鸥低鸣  
诸多感慨齐涌  
以海水为墨  
以心灵为笔  
此时 感觉自己是高尔基

双眼微闭  
眸里翻腾着故乡的麦浪  
散发出香甜  
轻柔抚慰漂泊的心  
如今 残缺的门牙  
艰难反刍灰色童年故事

# 活着是一首美好的诗

姜舟林

雨缠绵绵绵下了一周,玻璃窗上总蒙着层化不开的水雾,把天和楼都晕成模糊的灰。我坐在桌前翻了三次书,字都像浮在纸面上,半句话也读不进去。邻家的麻将桌早摆开了,洗牌声隔着雨幕飘上来,我却对那玩意儿半点兴趣也提不起;河边的钓客倒是披着雨衣坐得稳,我也没那份守着浮标的耐性,雨把路泡得软塌塌的,想去郊外走两步的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浇灭了。

百无聊赖里拨通堂弟的电话,请他来叙话。一个小时后,他拎着满满当当的东西站在门口:刚摘的青菜还沾着泥点,玉米须子湿乎乎的,紫李子压得塑料袋往下沉,怀里还抱着盆开得正好的建兰,花瓣上滚着雨珠,香气先扑了满脸。

我赶紧把花接过来摆在茶几上,烧水泡茶的功夫,妻子已经把果子洗好了摆在桌上。兰香混着茶香慢慢在屋里漫开,刚才堵在胸口的

那团烦躁,不知什么时候就散了。

我俩坐在窗边闲聊,从张家的儿子考上名牌大学,聊到老家的堂哥今年种的西瓜卖了好价钱,又算起菜市场的猪肉比上月便宜一块多,刚上市的圣女果要十多块钱一斤。话头扯到诗歌上时,我俩都笑,说这东西哪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稀罕物,不过是生活里的调味品,饭吃得香了,加半勺提鲜,日子平淡了,添一点有味。

聊起顾城,叹他写得出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”,却终是走不出自己心里的围城,才华和偏执拧成解不开的结;说起海子,他笔下的麦子和太阳烫得耀眼,却终究没熬过理想和现实撞出来的那道寒光;说到余秀华,我们都沉默了几秒,她把苦难揉成字砸在纸上,明明活得比谁都通透,偏要被命运摞在泥里磋磨。

话说到这儿,雨忽然小了,檐角的水滴下来,敲得雨搭叮咚响。堂

弟指尖碰了碰建兰的花瓣,忽然说:“其实想想,那些帝王将相活得风光,李白杜甫的诗写得绝,到最后不都成了土里的灰?”

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,热茶顺着喉咙滑下去,暖得整个胸口都熨帖。是啊,我们不用写什么流传千古的句子,不用求什么万人艳羡的活法,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过日子,下雨天能喊来个说得上话的亲戚,桌上有刚摘的鲜果,窗台上有开得正好的花,能坐一下午聊些没要紧的话,苟且地活着,本身就是最好的一首诗。

风从窗缝里钻进来,带着点雨后的潮气,兰香晃了晃,漫过我们放在桌上的手,漫过半凉的茶杯,漫过刚才聊过的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生,最后轻轻落在我摊开的书页上。窗外的天慢慢亮了些,我忽然觉得,这连下了一周的连阴雨,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。